







宋學淵原記

.

理於是學者乘隙攻之遂集矢於象山距知朱子之言又何嘗不近於禪耶蓋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於 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節雖異其本則同要皆聖人之徒也陸子一傳為慈湖楊氏其言頗 為調人之說亦自悔其黨同伐異矣竊謂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內也陸子主靜大學定而後能靜也姚 子為陸子之學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學與斡陸卑朱天下士翁然從風姚江又著朱子晚年定論一篇 生影儒妄肆詆訶果何謂哉然而為宋學者不第攻漢儒而已也抑且同室操戈矣為朱子之學者攻陸 子則不然其言曰鄉康成是好人又曰康成是大儒再則曰康成畢竟是大儒朱子服膺鄭君如此而小 經則聖經賢傳久麼於地宋儘何龍高談性命耶後人攻擊康成不遺除方豈非數與而忘其祖歟惟朱 之道自成矣爱及趙宋周程張朱所讀之書先儒之義疏也讀義疏之書始能闡性命之理苟非漢儒傳 其大成肆故訓完禮樂以故訓通聖人之言而正心誠意之學自明矣以禮樂為教化之本而修齊治平 七十子之大義乖矣漢與儒牛醬撫翠籍於火爐之除傳遺經於既絕之後脈功偉哉東京高密鄭君集 春秋戰國之際楊墨之說起短長之策行薄湯武非周孔聖人之道幾乎息矣暴秦帰書棄仁義峻刑法

錄且 墜恥躬行之不逮也惟願學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己庶 非且以為 五恐草茅 恭王文端或 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湯文正魏果敏李文貞熊文端張清俗朱文端楊文定孫文定蔡文勤雷副憲 學然本朝 道化成天下斥浮偽勉實行於是模械 承記茲不復出此記之大凡也附書於此 者或處下位或伏田問恐歷年久遠姓氏就禮故特表而出之黃南雷顧亭林張蒿菴見於 下士見聞失 法為 搜輯遺聞逸事詞 政登臺輔 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촒為是記實本師說獎乎者英彫謝文獻無徵甚 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 口舌爭哉有明儒 實貽饑當世也若陸清獻公位秩雖卑然乾隆初特邀從配之典國史自必有 或居卿貳以大儒 之之病中庸之所以 章家往往笑以為近近今漢學昌明獨於寰宇有一知牛 生断断辯論朱陸王三家 為名臣其政 之士彬彬有洙泗之遺 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 也儒 幾可與為善矣至於孰異熟同概 術之施於 朝廷達於倫物者具 帖云六經尊服鄭百 書期於明道明道 置之弗議弗論 在於修身無他 懼斯道之將 法程朱不以 解者無不痛

採奇逢

逢字啓泰號鍾元容 城人年十七中萬歷庚子科舉 人與定與鹿忠節公<u>善</u>繼友以聖賢相期勉居

知 捐 生地乃從千載下哀 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機所敢望奇逢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尚恝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 助輸者屬 乎高陽覽書即具疏請朝面陳 心性 李自 不可為 動必合於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潛離於道何補 進士後始從學謹守師說奇逢門下第一人也其學於憂 不能申敦也時三君子誣賊 奇逢友善時善機在檢閱贊孫承宗軍事奇逢遣 禮偕兄弟廬墓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表天啓時魏閱竊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被逮三 奇冤有心者執不扼腕昔盧 之學遠近 已陷秦晉賊氛甚迫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依之者數 自陳願老公車不敢以他途遊崇正丙子容城被圍率里人堅守巡撫上其事有旨褒美而 至繳納未竟而三君已斃於韶獄矣乃經紀其寒歸葬故里高陽知其賢將萬之於朝奇逢 慕德土賊亦相戒勿犯孫先生順治中巡按御 彩耕於蘇 吊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 以萬計許順純嚴刑追比奇逢與善繼之父應太公正及張果 軍事忠賢大懼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繞御牀而泣乃驗詔止之然高 門之百泉山築堂名飨山讀易 次極一莽男子耳湖茂秦以布衣 弟產送上書高陽日左魏諸君善類之宗在臣之 思中默識心性原本嘗曰喜怒哀樂中親 一求一拨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 為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為處 史柳寅東陳蜚 百家奇逢定條約修武備 交章論薦朝命敦 日衆唯州 师眼則講

然矣康熙十五年卒年九十二孫之詮康熙壬戌進士 **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墨者次之橫冊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平實切理門戶之見泯** 病世之辯朱陸異同者不知反本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為正宗漢董子以下

一包

卒將平時肅衣冠起坐命子據告先人及高子主前俄曰吾胸中無一事去矣遂遊門弟子私諡為文孝 自訟居父喪慟哭無已時鬚髮盡白二年不入內不飲酒食肉能盡古爽禮及母歿大哭嘔血數升以毀 泉講學嚮慕其言行後讀菜谿高氏遺書大喜曰不讀此書虛過一生矣作木主奉之或有過即跪主前 人失所也甲申問戀服斬衰朝夕哭忽有偽官趣之起七豪書拒之其人將行戕害會闖敗得免初閉百 婦女被雞者不能歸遺健僕六人謎之歸于其行敦爲六人保護八拜而送六人感泣盡歸諸其家無一 守且戰賊却走時有一璫督兵樑卒報賊勢張甚瓚怒謂卒誑語惑軍心欲斬之包厲聲曰必欲殺此卒 無妄發乎事無妄為乎居鄉黨愉怕如也然見義必為勇遇孟貴崇正末流賊至郡散家財結聚千餘人 先殺刁包二璫氣索而止賊去流民滿野為茅屋處之且給以食有傷痍者予以樂存活數百人山東 包字蒙吉祁州人明天啓中舉人再試不第遼湖公車力志於學嘗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妄念乎言

稱軍從陝 中学整屋人家在二曲之間人稱為二曲先生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 母殁 始基 儒 以落齒 問在襄城迎 氏教之讀家貧常借人 生於度 一拙大吏笑置之晚還宮平華弟子王心敬傅其學心敬字爾緝鄢縣人少為諸 薦大東至其家 顧炎武作襄城紀異詩以褒美之康 聖祖西巡 往襄城求父骨將以合葬不得襄城知縣 前坐觀 西總督汪喬年討聞 不中論 一枚與 外而不問者豈可同 出居平不苟言笑終日默坐有人問 心為入手謂必靜坐乃能知 一道南 舉餉兵馬政 召赴行在僻 其妻曰賊氛甚熾此 敦 迫之中学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東駭去得以疾辭遂居 書院主東林講席繼講 書途博覽經史考其誤 賊裔年戰死襄城兆祿與可從等五千餘人同日死難中学 以老病 四法回 日語乎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應請益焉陝西總督額忒倫年羨堯 乃就 行恐不能 應 田法井利說 過 于江陰婦江宜 知過乃能自 學曰反求諸己而已矣心敬學問淹通 取所著四 年陝西總督鄂善以隱逸薦固辭以 生還見齒 張允中級其 認著書數 此井利補 書反身錄 如見我也中写以落窗 十卷及長盡藥 **一說諸籍** 與與起甚衆還襄 孝為可從立 情過乃能改過此顏 皆可起而行較之空談性 照網 崇正末應募從軍隸 之為窮 州 中大儒大 **州知府縣** 生歲 土室 與 子不遠復 理之學以悔 以疾十七 **妈母合葬名** 試學使遇之 有康濟之志 年十六而 **心事初** 東使 其戶 功也 過自 孫兆

茫 無以 重之乾隆初有蒲 到 [笑曰若不知若鄉 不 進士應廷試罪 起. 禮招 西林 相國問豐川安不豐川心敬之號也進士不知為 府心 所為 縱不法避而不見亦 小不往謝. 何許 野世宗即

子 翰 陕西 + 林院 **弊料相依** 篤. 陳專 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為 天生一 侧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 李天馥大理寺少卿 母老且 六名必欲 命躬親 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 應韶 松扶侍 建 是京臣! 似致之大 病上疏解 燕中兩锅 郑有曼川亦成迦士耶 郑有曼川亦成迦士耶 東承 母 八難離 隆 年逾 職 有用之學與李中学友善崑山順炎 感帝蠻宮 深點 風 歸養疏曰竊惟 七 旨縣 旬 等旁採胤 Ti. 屬歲 官加意迫促因篙將以死拒其母 康熙己未 (哀解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 多 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 聲先後以臣 皇上勒織 學而 祖家分奉 韶舉博學鴻詞朝臣交章 小宗之 者人臣 外諸臣保舉 M姓名聯歷 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 防求勇敢士招集 奉學行雜 勒 年 應隨 養奉諭 應之因篤 ~行始第二 夜 築 有 優之人比有 乞養 亡命残賊以 者人 子之

之語緊指 母子飲泣向隅奪其鳥鳥私 恩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 其親溫騰之絕裾自忘其 與臣 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 三千難通 皆秦 公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 則於薦臣諸臣亦為有配面目去歲臺司郡 回. 隨於三月初 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韶背母遠行必至倚 **三人而** 獨思己病或 人雖所居里園 心心治一 私倍懸於愛 雕老親致傷風 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知顧也且臣雖讓陋而同 且 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 母風 可偽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 非遠知臣有母老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 情置之仕路蓋閣 兩宮車隆孝治綱如草本咸被矜容自能宏錫 風木之悲 日然呼天 而已遠迴 口遊母則其 干融位也 何及餅譽之恥奚償即臣 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 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 如此安所用之乃臣 始進已乖不惟瀆教天倫無顏以 臣去臣最遠故以 明矣况皇上至 邑絡釋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 慮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 永為 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 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輕見臣母 國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 忍藉口所生指 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篡 都以 名数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 時鷹臣者悉皆朝廷大臣 來歷次具 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 對 為談卸之端

文 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 接數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깨侵畫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 許臣遗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除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棗鏤骨竭舉生而報國 田唐入宋乃一代作者有壽祺堂集行於世 為快事或曰因寫性剛非君子也予曰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數子之言過炎因寫詩 直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溫 子之謂乎平生尚氣節急人之難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為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雞性 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突疏上有冒放歸吳江雖臻謂本朝兩天文章葉方伯映榴 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儒切下情惟 與因為陳情表也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左右鄉人稱其孝焉其學以朱子為宗時二曲提唱良知關 士皆從之遊二曲與因寫交最密晚年移家當平時相過從各尊所聞不為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 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思深重何忍言歸 不合奇齡强辯因為氣憤填膺不能答途拔劍斫之奇歐 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 駭

《羣淄川人學瞻品端言動有明鄉里稱為小聖人早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課子

將為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屢欲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若聲寡言語然有問難者則指盡談議滔滔不絕 作制茲獎曰吾子其不反矣歸家數日竟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四川某州知州卒於官 許應人文務懷其隱窮通壽天皆能以文决之康熙癸丑出為交城知縣遣其子歸淄就昏去後見其近 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見大賓司寇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司寇交善

京文正與人書又云仲誠脚踏實地學以主敬為功治易有心得當代其儒也後主游梁書院晚嗣白龜 資如內黃一載告歸從百泉遊初湯文正道出內黃與語大悅密書百泉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入 **張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除底隸內黃縣敦敦化重農事注六總敷言反覆譬喻雖緒諸閉** 驻討 **圃以數學者時人咸稱為上蔡夫子云** 之亦憬然改過也朔望集諸生講學明倫堂勉以聖賢之道在官五年坐事免復以薦起知四川資縣治

寶克勤字敏修柘城人少勤學讀書恆至夜华比長治五經聞耿介石傳百泉之學從之游居嵩陽六年。竇克蓋 遂契心宗介石名介登封人順治八年進士官至少詹事百泉之高弟子也百泉應京兆試獲雋謁燙文 一公日夜請業文正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勸克勤就教職選泌陽教諭泌陽地小而僻人鮮知恩

書院倡導正學服除入京授檢討一日聖祖命諸翰林院作楷書克勤書學宗孔孟治法堯舜而其要在 1五經眼則讀書雖體粥不繼宴如也康熙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母憂歸于柘城東門外建朱陽 十四字以進聖祖覽而器之轉以父老乞歸著有孝經闡義事裡庸言切於內行卒年六十四 立五社學置之師各設規過勸善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董子社學授以孝經小學次及四

是謝人事閱道書求長生久視之術凝食俱廢得略血疾慾藥去後職宋儒書乃篤信朱子之學集朱子 劉原孫字崑石安邱人明末盜賊縣起原潑與仲兄某舉鄉人壘土為堡以禦賊賊至守堡者多被創死 仲兄出闘身中九矢力戰原涤從之發數十矢矢蓋仲兄慶之去原孫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乃舉刀 不入口又為鄉人置義倉職歲素粥以食饑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卒年八十二 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嗣後與弟子講論常至夜分仲兄疾籲天前以身代兄死三日內水 作續近思錄嘗日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氣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 渠帥獲馬六匹賊通去衛定以力耕致當既而推齊腴與仲兄以其餘為長兄立後兼贍亡姊家於

森子雲一灘縣人生有至性父客燕中威莉國霖往省跣走千里至則父已歿無錢市棺以衣裹尸

祖 清太

崔公以賢良方正薦授六品衙 一年己未成進士明年授檢討以言事忤旨放歸景烈深自韜晦乃以賦性拘墟學術膺淺 烈字口口號西峰武功人早歲舉于鄉為商州教官勤于課士不受諸生一錢雍正年問巡 一乾隆庚午陳文恭公撫陜奉旨舉經明行修之儒將以景烈名入告先是 固解主謂關

100.

記 卷上

生冬不爐夏不扇 院蘭山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禮 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又曰先生歸籍三十年雖不廢籌學獨絕聲氣之交為關 居平離盛暑必肅衣狂 韓城王文端公為入室弟子嘗語人日先

苦相強忠介欲著雕都 即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己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體之所由起而次體運瑪推體之 经考次一書屋 屬汋撰成處小樓中日夕編纂以 夏小正為首籍而附月合帝王

著書也病時所臥榻乃假之祁氏者强起易之曰豊可終於假人之楊耶門弟子私諡曰貞孝先生怀仲 升數人而已或勸之舉講會不應戒其子曰若等當常能憶大交遺言守人贈以終身足矣人體忠介所 於事而次聽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聞居坊記表記設為 升號遜庵壽平之父黃宗羲以仲升為蕺山門下第一人其事蹟莫祥或日魯王監國時授職為監司兵 冠辫婚姻所有事則次以冠義昏義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 配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大傳施於處葬次以喪大記惠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懷弓奔喪問喪終之 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垂老未卒業其子茂林始克成之著書之暇談論惟史孝咸 傳三年問喪服四側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梁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讓也則次以梁衣投壺男女 個伸

. 料开营

後雖髮於鹽隱寺久之携子歸毘陵反初服云

韓孔當字仁父沈求如之弟子其學以名教經世嚴於儒佛之辨家貧未嘗向人稱貸每言立身須自節 用始出陸梭山居家制用一編示學徒與人譜學反復開導人有過於譜學時以危言動之而不明言其 知其學不尊文成而尊朱子矣 愧沾 疾亟謂弟子曰吾于文成宗旨費有新得然檢點於心終無受用小子識之味其言

旬 為史孝 同儕共推 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駐步鰤不實質者炎季蔵病晨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駐步鰤不實質者炎季蔵病晨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 忽有悟悉乘去壹志於學時初立姚江書院里人多笑之曾可曰不如是虛度此生途往聽講主講 可字子唯與韓孔當同時皆除 子威曾 可師事之其初以 主敬 為宗自見孝威之後專守良知嘗曰於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 姚人也為人以孝弟為 本. 小少愛書畫 日讀孟子伯夷聖之清

著有楊園備忘錄其學以應洞為宗蓋截山見姚江 出無或也放網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獪恆星不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 心則 第字考父桐鄉人明季諸生幼孤貧不體**就外勢**基母授以國子書及長從缵忠介公游晉書所得嚴壓辩 于人而廉恥立知稼穑之艱難則不敢妄取于人而體讓與廉恥立禮讓 忠介可之明亡教授里中著經正錄自忽云天之恆道民實棄之存亡顯晦而 工其要 嗣 亂 以端其本云云居鄉躬耕習于農 中於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 等著補 末學流于禪言禪行作人譜以正其失履群 一農書以 不復有開必先非學不為功竊取 為學者舍 稼穑別無 世道可以 治亂以分由古 生之道能 反經之義輯 所傳其學

處之履祥頗能詩秀水朱彝尊稱其詩無頭巾氣云 故所著之書切于日用是時主講者多不務己徒鳴口辯深疾其所為不敢抗顏為師來學者一以友道

た日

物而道在即事事物物而學在荷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雕事與物而二之亦析學與 溫塞所以為舜之德也枋又言先須發悟而後可以言學用純曰聖賢之道不雕乎事事物物即事事物 于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為惡之德允恭 可以與知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失又何可忽乎哉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 分學力未到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騙於彼彼無可為吾所忽者失婦之愚不肯 孤子之已修亦非外人物而為偏寂之修故一修已而入安百姓安矣若親他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 所宜為何者書云德盛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緣心狎侮其體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為 朱用純字致 一一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辯寫行然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便入異端惟即事物而達 其學以主敬為程長洲徐枋屢以書間學答曰編觀吾兄刪應人偷徽喜諧謔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 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會事物而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 一崑山人父集璜頁生大兵下江南城破不屈死用純縮其親之死取王哀攀柏事自號柏 道而二之矣朱

《作卒年七十二卒之前三日股先人位拜于中堂起顺弟子曰舉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著有愧空至無實作機講語反躬自責言多深切鄉里重其學行世傳家訓乃用純之文世人不知與為文公 集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無子以弟之子導誠嗣徐枋字昭法朋史有傳 無間 思錄次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生徒行釋奠先師禮將事後請書 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儒有將以用純應者力却之有司舉鄉飲大賓亦弗應 聖賢之學無過一 聖希天之學俱在於是用純居平晨起 敬敬猶 長隄巨防滴水不漏敬之 闊家祠誦孝經置義 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 一章以 一誠意啓沃人心又恐學 田贍宗族友愛諸弟

可以斂沈先生乎曰子之篤行乃沈先生所許也可矣敬恒乃歛而葬焉 意可或然適以困老人耳忠介卒後傳其學者互相爭辯曰道在躬行徒以口舌爭 草為食客有饒米者不受客固請 初名蘭 紀其喪爲之第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購以歷先生擔讓之徒嫌敬恒趨而前曰如敬 **先更名時字** 则思仁和人前期諸生劉忠介之弟子也則亡 教授里中嘗經權采階前馬藍 的固解推讓良人胸饞且憊遂仆于地客乃駭走旣而蘇徐起 非先所 恒者.

醇粹遂約易堂魏蔣彭任會講程山威推文游篇恭行識道本康熙二十年得疾自為墓志卒 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時寧都易堂九子星子醬山七子以文章氣節名髻山宋之盛過訪文游見其學行 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痛悔刻責速自洗滌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 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者注目而視惟此傾 著大學中庸切己錄以為為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顯諟天之明命曰上帝 明與之辯論累日不能勝退而爲之心動又讀雜整庵因知記途專力程朱關程山學會顏其堂曰爲洛 書學佛益力後得除姚龍溪書讀之大悔前此之非遂偕友生講于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 謝文游字秋水南豐人明季諸生時天下大飢慨然有出世志入廣昌香山為浮屠氏之學好大慧和尚

. 應為謙

書院兩造其廬不見旣而曰是非君子之道也乃棹小舟往謁令大喜曰先生其許我耶逡巡對曰令君 二社以詩文制裁號召南北知名之士非顧高二君之志也於是絕聲氣之交獨究性命之旨故名其社 撝謙字嗣寅仁和人早歲能文章倚氣節與處畯民張伏生蔣與恒諸子結壯講學因東林之後幾復 康熙十八年以博學鴻儒微稱疾不行大吏促之與牀詣有司驗疾乃得免海寧知縣許某

年 好 寒絲 俯 說. 有所赠 亦不致辯也 殺人勢洶洶莫能 近從學者 日遇 事于 在飯也其治經 諸涂方盛 変 拒之則益其 人足 衆里中一 八年傍觀者不能勸解給之曰應先生來矣即道走所著書甚多以朱子為宗陽 突彼. 暑鴻源衣 狙. 出忽見鑑 配以實踐 溫受之則非心所安 口說者客. 惡少年使酒 木棉衫 識 為 來選失色刀墮于地撝謙以好語撫之日一朝之忿何至於此少 主坐臥小樓中一几一榻書籍之 心岡南陽 軍. 好圖忽求聽 遺以為二端 然. 底出即行 講許之聽講三日甚拘苦途去使酒 明且日此 弟子曰令君 非盗赃物也 外別無長 必來去何急也笑曰 物終日端坐 史歸 白吾 故. 昨 н.

坦

欽 學中庸章句製行于世 秦字彙旃忠憲公之從子也恪守家法春秋釋奠畢 / 環無錫 福生篇 張夏同受業焉 行好學尤致力於宋五子書以誠敬為宗故自號敬庵游梁谿時主東林書 後歸飲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四 升堂即席以次開講成儀肅然莫不飲容 小學者 於家著有周

設榻以待或口千里之期能必信乎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必如約如失信不至吾不復相天下士矣言未 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自得學者翁然宗之在東林時將歸與世泰約某年某月日來赴籌會及期世泰 自梁谿歸紫陽還古兩處會講首推璜張先期齋戒至開講日肅衣冠升歷以誠感人教學者以 一班字虹玉休寧人初為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聽講唱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樂舉業發憤志於 而琐契其子至矣著有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等舊

小 本修齊高世泰歿後主東林講席湯文正為江蘇巡撫至書院與夏講學韙其說邀至蘇州學宮講 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淪注又考先儒書著洛閩源流錄卒年八十餘 字秋紹隱於茲川孝友力行初受業於馬文肅之門後入東林書院其學先經後史博覽强記而歸

年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寧縣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假合貧而酷民甚苦魂至去苛 **班吳敬生七人而已後遠近開風入 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貫入成均廷試以知縣用不就順治十四** 彭瓏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衛籍早歲補庠生有文名順治初結慎变社始則宋實穎弟兄三人及尤侗汪 與民休息自書楹柱云厥田下下惟願減賦輕徭汔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飲冰茹葉偕百姓以

為 於式焉. 定求字勤止 經及宋儒諸書尋繹點注夜以 人明年會 族職治家整廟 見正人矣吳民立 或 也尚何敢曠逸之耽馳鶩之 何自苦曰吾不忍使後生之無聞也湯文 言. 至六 殿 四所謂 至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世祿之家鮮 十餘得梁 安 一年舉人 亦 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 訟庭稀糠朴聲以 皆 騎塘耳鄉有當 第 十五 機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 官至 役乎于是悉屏平生所玩物署所居曰志 年 吏 會 二家書讀之始潛 部 乎學至求神達 右侍郎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職以後一 廷對 其洞瞻 竹知府又 皆第 丹虚 一官至國子監 正知職學嘗稱之聖祖 化而終歸 心儒術一以 與 一般卒 前假命有隙 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 年 七 于一 司業定求 十又七弟子私 主敬律身管謂其 一矩故知! 乃合謀 矩 齋端 孫啓豐字翰文雍正四 居敬窮 誣陷途罷官歸. 坐其中陳四 克由禮 盆 卒職 去子定求 子 理 門鼎貴 為 著錄 之功不可須 山簡先生 子 為二 湖

謹言行嚴取舍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滯察始事親孝父晉侯嗜酒年 愈字紫芝無錫人忠 心憲公之 兄孫 也. 歲 思忠憲遺 in 有向學之志後補弟子員不事帖括 食. 必具酒肉出就人飲必 田福

食

以小學注頒行於學官使諸生習之 去時縣中壽學者好以道學相攻擊獨於愈皆曰君子人也著有周禮朱子小學注乾隆中督學尹會一 道子弟不加訶斥終日靜坐不欠伸當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鎮下箸里人有忿爭者至愈前輒惭愧而 貧而樂矣張清恪撫吳日檄有司延主東林講席以寫疾辭有司饋以椵皮不受平居和易近人以巽語 昏嫁家有田數十頃性好施予所入鏡穀隨手順盡晚年坐是大困膏啜粥七日尚挈子登城遠眺可謂 董往候己立道左俟父出趨而扶掖歸先後居父母喪不內寢不飲酒食肉有兩兄皆歿撫其子女爲之

脳培

東林譜學疑靜坐非入德之方培暢忠憲之旨往復千言清恪不能難也 延敞晨夕講貫守高忠憲靜學之說於默識未發之中悟性藥之旨四方來學者甚衆春秋大會於山居 幡然改曰道在人倫底物而已甚矣哉吾向者之自私也之餘劲有弟子金敞傳其學培築共學山居以 顧培字的滋無錫人少多病其母憂之命藥舉子業事胎息導引之術行之有效後從宜與湯之鑄間學 復行忠憲七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大原質體倫物七日後釋氮先師智禮歌詩歲以為常張清恪公詣

金百

民字子仁嘉定人早孤年十三寨書學賈性拘謹言動以禮數為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

學淵源記卷下

突培之說以經注經頗得經冒即物窮理其病在于無本六經注我其觀在于無末二語可謂破的之論 又言令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陈之異同是謂舍己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 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治不獨物中庸曰雖聖人 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 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面遺生朱子以為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 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間學後也未也即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 有啓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從之講學又五年清獻在籍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間其所由曰 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為學居去漢以後書其可矣既歸始取四子書讀之題所居曰存養反觀克己日 妄者惟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祭願為聖人之徒其夕夢一偉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 朱陸之異同者何嘗見及此哉 有所不知焉朱子敦初學者即責以知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將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 1.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醫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未檢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 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獨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

勞史.

勢史字麟書餘姚人世為農少就整讀書長而力耕以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旣然

語弟子注驗日今月某日吾其逝乎遂編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與少者言所以學令家人治木 泗之風焉弟子桑調元自錢塘來謁論學數日臨行送之曰我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矣後三年九月 汝分所當為務實作去終身不懈即是賢人勿自乘也聞者莫不懷然其德化於鄉里商買不關係物有 以道自任又讀近思錄數過起立設香案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史以為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 喪事死之前一夕趣具湯沐至期而發著有餘山遺書調元所刻也懸餘姚人父死於雲南鑒護喪歸 圖者多攜酒登堂求辯曲直史裝語解紛無不帖服即緣兒牧豎亦服其教不事戲弄一鄉之中有洙 一廢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可不慎哉引接後學委曲盡嚴備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 川遇大風所且覆抱棺大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渚衆呼為孝子為人倚氣節史戒之曰英氣

. 米澤澐

客氣也其以間學融化之史之務也變實左右焉

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于中庸之旨漢乎故知居敬 竟原委久之始志於道讀朱子語錄有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給持于言貌而所為 朱湘陶名澤澐寶應人早年力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即次讀之閱數年而略編更涉獵天文與地諸書窮 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于名物而所為無方無體者昧矣于是有舍德性 言問學以為朱學固如 不觀不

五更起觀書至夜分不倦疾甚吟康節詩曰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命家人治後事別親友 同邑之劉師恕為直隸總督知澤澐之學行欲薦于朝作書與其弟使先為道意弗應晚年得脾疾然猶 理只是一事窮即窮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雍正六年韶公卿各舉所知澤澐

向曙字刑山山陰人少攻八股文年二十餘居母裡始閱性理書一日讀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當歐者幾向曙 字序言亦始宗王學後隨程朱能文章登泰字魯望侍父病勢瘴得咯血疾人稱為孝子疾劇尚讀書不 希理然曰吾其遂爲禽獸乎切己改過心不寧者數月時有王行九者女成之裔也開講良知之學增往 請菜聆其言心有所得以書問難往復者再邀致力于王氏之學為輔仁會赴會十有餘人每月朔一舉 人止之曰死命也以學死不愈于徒死乎二人皆山陰人也 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日雖小過亦自責甚嚴日之所為夜必告天其弟子有黃良輔程登泰良輔 ·進止咸中規矩里人目以為癡豬作癡人傳其文以游戲出之非居敬之道茲不錄璿為王學有年 同著志學錄明其學一本程朱不雜以異說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 朱書心綱疑之偶于書肆中得高忠憲公年體體之邃蓋乘其學而學為謹守雒閩諸書與其徒

年詔訪窮簷苦節節母年十七而寡歿於雍正二年五十餘年矣例台詩旌時沈公德酒爲諸生與其友 中庸及橫渠朱子之緒報為一書題日因學錄自命為又次學人先是孝子卒于康熙二十一年雍正元 **雋年四十餘始補弟子員逐無意功名日讀先儒性理書尤好藏山太極圖說推衍其義買以論語大學** 子試陳恪勤公知蘇州府試閱其文曰深入顯出非熟讀宋五子書者不能作此文拔置第一院試不獲 于學夜寢刻香繁鐵錘下承銅盤香藍錘膻擊盤鏗然作聲即態覺起讀所為文詞深理奧因此久困 志行以勗之家貧或糊之使商衡學買曰命當貧改業能當耶吾不忍墮先人志也商衡承母志益 **黃商衛字景淑改名商衡長洲人黃孝子農之遺孤也節母金氏課商衝夜讀常至鷄鳴時流涕連先人** 人請于大吏具以聞行邀旌典至乾隆六年其父復以孝子旌謀建孝節坊擇日奉主入忠孝嗣遠得

. 任德成

有可以問賜八品服年饑煮粥食餓者鄉人德之一夕步于庭有偸兒方踰垣下見德成態欲竄走徐語 為一書名洞規大義以明先後一揆之旨居鄉勤施濟置社倉劍鄉塾濟萬頃江達之太湖里中無水忠 任德成字象元吳江府學生篤于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自漢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合

此兩言可矣遂吟康節詩云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吟能而逝後韶採天下遺書其家以所著書上之 文端公為布政使欲 相戒勿竊任氏其言頗聞于人于是同里津津傳述焉而德成未嘗語人也雍正初詔舉賢良方正郭 ·子毋恐得無患假乎吾與子米手量一解給之曰此危道也慎勿更為其人叩頭負 應德成固解乃已乾隆三十七年年八十九十月得疾誠其子曰勤讀書勉為善守 米去乃福

四庫館.

守撫孤兒元昌亦泣拜之自是不入內處攜其子寢于中堂課其子與弟之子後皆成立元昌有田 **路請罪必釋乃已後** 不知省哀哉遂藥舉子業致力於學等都宋昌翻以通家子往謁與之講論大喜曰吾小友也館昌圖于 |元昌字墓據賴人也少為諸生有交名後得朱五子書蔵之日午而後始知為人之道吳出入舊門而||鄧元昌|||東館 穫羣兒來學以為常城南人無少長皆曰我鄧先生見有衣冠問元昌者則曰我先生客也不敢慢市 秋成視禮見貧人子拾乘魏者招之日來女無然我教女讀能背誦者我與女毅葵兒爭趨之始數以 展夕論學為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致核有兄瞽而頑大小事必告而行後母性暴而刻每怒元昌長 句又以俚語替晓 母弟及弟婦元昌待之甚厚弟死有子婦泣請于元昌曰威伯之德誓不他適願苦 之葬兒跡賦受效卒獲時葬兒號曰先生將歸矣奈何至有泣者嗣後

井人見元昌來必起立俟其去始就坐其至誠感人也如此

記者曰劉汋以下皆南方之學者也夫道學始於濂溪而盛於洛閩自龜山開書院以講學於是白應鴉 **藩詮**次諸君子於 曉曉辨論三家之異同者概無取焉 明之學不過因陸子之言而發明之其後為王學者遂視朱子為仇讎朱學之徒又斥陸王為異端而攻 病象山云青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時觀二子之言可見其廓然至公無一毫私意存乎中矣陽 志而已初未嘗相爭相說也惟太極無極之說遺書往來辨難不置此乃数學相長之義豈務以詞勝者 一般然二程不非邵邵亦不非程也朱陸之主敬士靜及論尊德性道間學之互異亦各尊所聞各行其 之旨自道南東林以還但辯論朱陸王之異同而已是為詢費是為近名即以洛學而論同時康節別立 者幷文成之事功亦毀之甚至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于寇盗而亡于陽明之學術吁其言過矣 昔朱陸會於白鹿象山講君子小人喻於義利章聽者拉下朱子深為嘆服謂切中學者隱徽深痼之 相繼而起遠及明時講席獨天下而東南尤甚至本朝其風衰矣爱考厥初其講學皆切於身心性命

囚必念求如言恐倉卒喜怒過差負此良友也崇正末屏處石浪明亡聞忠介死節為位痛哭順治十三 咸史復講明良知之說與山陰部忠敏公友善忠敏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大徵數人適國模至於然 年死于石浪管宗聖字置標餘姚人崇正十四年卒 述杖殺人事國模瞠目視祁曰世培亦會聞會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後忠敏嘗語人曰吾虚 沈國模字求如明季餘姚諸生爲文成之學嘗與劉忠介及證人講會歸而關姚江書院與管宗聖史孝

史孝咸

咸復之曰人生惟此一事足下既于此有省良可慶幸深望百尺竿頭進步否則巍絲一線亦能群人包 史孝成字子虛除姚人國模歿後繼主姚江書院嘗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空談易對境難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精察力行之其庶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其學以覺悟為宗賦山葛瑞五參學有得通書孝 於順治十六年

止就一身衡量諸君子既已自信矣亦安往有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為彼而不為此也忠介所 溥濟一世之顯盡一世之人納之大道關陽朋之室接孔孟之傳則心迹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處失若 失所懷也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體標之篇實子虛之明快皆僕自付以為不可及者不問其為儒與禪也 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人于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充養自得每與講席積痼頓開退而惘然 稱陶先生陶爽齡也朝式得書亦不辨亦不慍於正十年浙中大戲朝式入嵊賑栗至活甚衆時天下大 至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至之以不止成就正未可量亦不暇遮問其為儒與禪也然而世人終悠不 所誠之酸由是會者往往持異同從忠介學者多以沈史為禪學忠介普致書朝式其略曰僕生也晚不 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國模之弟子嘗與證人肚忠介主誠意朝式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 俗不得一問聖人之道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諸君子誠畏天命憫人窮有 將走四方求奇傑之士謀治安戰守之策不果行壽卒年三十八朝式卒之年月無可考大約在順治 無疑曰諸君子言禪言行禪行律禪律何以道學為諸君子自信愈堅世人疑之愈甚今將永拒 人子

2000年

先生諱起鳳字家三少狐依舅氏廣嚴福公公本縣縣諸生脈藥世法出家傳器山宗住揚州法雲寺寺

後主沂州書院得疾歸筮之不吉書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修德懺悔時哉時哉尋卒先生天性練 盡之矣藩從先生受句讀方士二齡即輸以涵養工夫一日藩怒吐僕人先生婉言開導曰讀書以變化 余古農師汪孝廉元亮同學為古文詩歌見稱於時日夕讀書損一目高宗南幸紫陽書院由長以先生 能融子在川上舜居深山時氣象則取之左右逢原失或有問輪回之說者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二 著來學者甚衆嘗誨人曰作聖之基當从誠意始此心本無所染意不誠則有行矣須知此心染汙不得 名聞於大東强先生應召試呈獻詩中有范奪中年眼暗侵之何山長令改之不可庚辰舉於鄉文名益 身說法要以見性為宗誠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先生之說出入儒佛所由來矣先生少為長洲縣學生與 所稱不二和尚也間與先生論出世法輒解悟乃大喜曰末法衆生不識心原儒佛互爭子欲見儒者 居貧常周人之急姊家負人債百金未卒前數日出金代價之人以為尤難也 太傅嗣謝氏子孫欲占為己產倚勢鳴官屬公見逐居吳下隱於卜得錢資先生從師讀福公即吳 先女如此氣質尚能讀書乎况彼亦人子也為女役者逼于饋寒耳方哀於之不暇忍加訶責耶

. 箱有酒

士智技勇骸兵書視同舍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等都宋道原為宋五子之學君子也有高問而心動途 有高字臺山瑞金人生而奇像年十六補諸生明年寓雾都薦氏別業福讀所藏書心墓古昔豪傑之

太史於京師始檢注疏及爾雅說文解字諸書為訓故之學有釋點一篇文煩不錄三十七年會試報能 立二復何有惟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否爭也性喜出遊常之廣東客恩平縣李文藻官舍又見戴東原 業閉關七句讀首楞嚴參究上乘嘗言東西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其歸宿名相離言思絕一且不 遂入京師三十年應順天鄉試出彭芝庭先生之門與彭公子尺木居士友善展至吳門主其家同修淨 乎有高聞言汗流浃背舌縮肢攀無地自容久之請曰何以敬我曰子歸而讀先儒書有餘師又出所作 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攘常若有營以此人世得免刑戮不累父母兄弟幸矣尚求有濟於天下 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原之水有根之木榜沛條暢無湮塞天扎之患及其成也身享而道秦致足樂也 往見之自述其所學道原不以為然有高負氣爭辨道原曰子少安毋躁吾語子昔張子見范文正公言 游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跫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轉至揚州高旻 峻腰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餘不能對乃發憤入禪室隨樂起倒費 雷化審受業門下每有陳說當公曰子太聰明如水銀潑地吾懼其流也乾隆二十七年舉優貢生 主一二銘示之日力為之于是藥所學而學焉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庵之書旁推曲證頗多心得 有物有則視聽說言思物也明聽恭從容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聞門順象 公勿善也授以中庸足下兵法自聞如張子否即便如張子亦非儒者所尚况未必如張子乎天生 寺主僧貞公照月

所以叱之詰之何以不答豈亦將施老宰於縣令耶幸有海圖在耳設海圖不知縣令橫虐竟肆桁楊因 之英可謂豪傑之士又稱其文華梵交廳泰刀砉然傾倒至矣昔日與友人程君在仁挑燈道故程君曰 心不死又與海圖入京應試不獲雋得末疾復至吳下疾大劇踉蹌歸甫抵家而死汪 士已而至吳下與尺木居士游太湖 鏡野論春秋書評曰上帝臨壇萬靈 縣自述顛末且可援邵 **黎强暴豈非豪士哉子笑曰此妄人之所為也當縣役捕時曉之曰我繼舉人非盜也即不信同** 逃去時自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請其姓名不答獨之告成寺邵海圖 坐其上在仁又述其在奉化西峯寺事云一日出白金易泉金甚夥縣役疑其為盜捕之手仆三 上公 ·吾不知也又曰其學佛猛勇精進必往生彈土子曰人之所以學佛者為了生死耳閉戶參究回 可謂天下第一學人子曰為宋儒之學不及道原歸西方之数不如照月肄訓話之 軍求一 可以了矣何事便僕道 進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熾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淨世界中一朵蓮花豈容此凡 頓釋遂醉去僧 以為證其事即解何必用武耶其在縣堂時縣令聞其勇愈疑其為盜 路為亦可謂疲於津梁矣當鎮鳴漏盡之時尚不知反幾死道路危哉 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居之未幾又至霄波有高自謂解脫然名 拱滿世尊下降諸天震動尺木居士謂有高奢乎百世之下希三代 同參僧度錢 塘又之零波主同年友邵海圖家度海上落伽山 開其事白於縣令釋 愛廬師讀其 學不如戴太

好勇鬪狠毀傷父母遺體不孝莫大焉少有知識者尚不為而學佛者為之乎

生者先生豈無權量於其閒耶先生落落寡合往來最密者尺木居士一人而已曾主來安建陽書院以 錄當通其可通者不可强通其不可通者尺木居士謂先生之論佛儒一彼一此忽子忽奪似未深知先 著讀書四十個私記以通出世之法嘗謂藩曰吾子儒佛書有一字一句悟之十餘年始通者讀二餘三 儒守輕葛紛紅莫能是正乃統其同異通其隔閣仿明趙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 川文集慕其為人思見用於世既而讀宋五子書又讀西來梵簽始悟其非謂趙宋以來儒與佛爭儒與 矣然而先生之志不在此也有詩曰消沉文字海萬古涕淋浪先生之志蓋在向上一義矣壯羨讀陳龍 水月圓通有不可思議者尺木居士許之曰雖氣成雲王光祿西莊云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瀋洞聞 之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人所不能暢者能暢之人所不能曲者能曲之其出儒人佛之作則言思離合 不二師見其虎邱題瑩詩乾曰此白衣大有根器後見寒山捨得詩喜其字字句句皆從性海流出於是 就其文在荆川百川之間至於發揮經旨涵泳道德唐方二家所不及也喜為詩以陳子昂杜少陵為則 先生譚縉字大紳吳縣諸生少孤程太孺人撫以成立幼入藝讀書性不善記年十六試為文數百言立 詩作佛事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妙境非若王安石之旬摹字擬也尤工古文人所不能言者能言

名先生專司先主壽與不未不下先左齊普不至不更先生時間不來不應先生為人不樣不狂先生敢 正學教諸生緣歲饑輟講歸又嘗應浙江寶學使聘按試文非所好也歸而閉戶習靜不復應科舉作無 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自述其孤往也如此以食糜歲滿買太學未得教官卒年六十八臥疾数日 一不聞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仙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子 不及家事索若盡兩甌曰好好而逝

彭尺木居士

度量本之倉額結束以後儲者自撰話訓豊知此哉其體古本大學一首有裨于經傳文曰大學一書古 喪志也治古文言有物而文有則熟于本朝攀故所著名臣事狀良皮述儒行述信而有徵卓然可傳於 **屏去惟讀古德書開作漢隸收奔金石文字嘗謂予曰朱子亦愛金石碑版此論語所謂游於茲非玩物** 素食久之歸心净土持戒甚嚴好作有為功德鳩同人施衣施棺恤嫠放生鄉人多化之修母業後一切 功名後讀先儒書遂一志于儒言儒行尤喜陸王之學及與薛汪二先生游乃閱大藏經究出世法絕欲 隆己丑成進士例選知縣不就生性純厚專家激讀儒書謹繼尺初嘉洛陽賈生之為人思有以建白樹 一世論學之文精心密意紀律森然談顧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顧門語錄惡習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為 、木居士又號知歸子名紹升字允初大司馬芝庭公之四子也八齡躓于戶闆損一目早歲舉于鄉乾

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于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 仁焉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 者還吾一體而已炎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親民聽即吾視聽民 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蓋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 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 外也何以誠之反之于獨而已矣反之子獨不與土矣前之自用用此極者自用之極本斯在是矣績熙 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于意不殺于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于知本家國天下以 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 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 **憂民樂即吾憂樂如明鏡物無不驟如太虛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肝此其微也洪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洪也所謂誠于中形于 ,得而違泯也慎之于獨而已矣慎之於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 不其然乎雖然本末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于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悉是不 本而身以知為本故反復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

疑焉亦各尊其所開而已乾隆四十九年大司馬卒後往深山智靜察究向上第一義自云當沉舟破釜 矣又有論語集註疑大學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註疑四篇居士深於陸王之學故於朱子不能無 修身為本居士蓋本陽明之說而推廣之如意無其意心本無所語近於禪然其言為學之次節知所本 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為天下學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 至善也絜矩云者即本以知末止于至善明明德于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慣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 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于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短也者所謂極也 學者宜知所以事心也心本無所有所不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于一矩而已矣 一番端盡華魔以還天明作藝語示諸兄子久之又復家居轉卒

在仁常熟人困童子試每試必更名無定名以字行深於史學尤精二漢書嘗謂魏收有史才陳壽沈約

里而子之心已繼氣亦浮矣豈有心繼氣浮之人能讀書乎而能成功業乎在仁裡然下拜曰顯受敎乃 盛稱其學汪先生曰昔朱子謂呂子伯恭喜讀史書所以心靈不能體認經書子之學去呂子十萬八千 皆不及也艮庭江先生亟稱之喜談匡濟之學以為如有用我者可以立致太平豪氣勃勃不可一世從 老儒陸佩鳴為師一日謂在仁曰我不足為子師為子撰師莫如汪君愛廬在仁聞之即執赞

自 取 省也曰心不在腔子惠從此砥厲嚴隅雖三旬九食不妄受人惠性孤冷不樂見熟客坐是益困矣假價 未幾歸海處以貧病死 喻 近思錄授之十日後間之日省否日不省又授以陸王之書久之又間之日省未日省日前此何以不 也後下榻子家樂與先君子談論自悲身世不偶多憤激之言先君子曰傳有之富貴在天難一谷 書編閱大藏又得李卓吾紫柏書讀之威其遇為之泣下嘗曰一僧一俗皆從悲憤海中來蓋引以 數子學儒學佛十有除年胸中倘不能消秀才二字學道何為退而告藩曰聞丈言醍醐灌我頂

豊可以 始以 不自知而流入被法矣至儒佛之分在毫釐之間潜暗中分五色飲水辨淄澠其理至徽學者貴自得之 言曰佛言前後 錄亦用委卷語夫既聞之而又效之何也蓋宋儘言心性禪門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於渾同儘者亦 者曰儒生關佛其來久矣至宋儒聞之尤力然禪門有語錄宋儒亦有語錄禪門語錄用委卷語宋儒 《儒證佛以佛證儒如香聞師諸先生是已閒嘗考之後人皆曰援儒入佛始於楊慈湖然程伯 儒自為儒佛自為佛何必比而同之學儒學佛亦親其性之所近而已儒者談禪略其跡而存其其 其學曰吾之言儒言也非禪言也吾之行儒行也非禪行也如沈史諸君子是已至明之趙大洲 口舌爭乎自象山之學與慈湖之言近於禪矣姚江之學繼起折而入於佛者不可更僕數矣然 夜際 断純 亦不已是也是援儒 入佛 不始於慈 湖始於伯子矣先君子學佛有年明於去來

斯可失必曰儒佛一本亦高明之敬也潘謹守庭訓少讀儒書不敢關佛亦不敢佞佛識者諒之 源肥 附記



必鄭堂專宗漢學而是書記宋學淵源臚列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無蹈瑕抵瞭之意至繼臺山 孫百泉道光間從祀孔庭則鄉堂書成久朱南北學者分上下二卷附記一卷多接儒入墨之論殊可不 李天生於甲申乙酉問冒錄为別關至無中商關縣帝讀宮是並先生詩文集末之見也云云李天生今 檢討故留粵時於阮文達亦頗有遠言則其他可知讀者分別觀之可耳張石州閱曆邱年譜稱基 傳統証之幾無完膚其人苟無可取亦何必為之立傳甚來鄉堂之編也鄉堂學術人品頗近毛西 **,秀民欲以是別異戀枉過直集矢於宋儒影響附和冥行擿埴捫衞揣燭皆自以爲漢學亦一蔽也**] 儒專言訓詁宋儒專言義理原不可偏廢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隨其性情之所近詣力之所專 朝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國朝江潘撰百除年來學者以訓詁小學相尚許鄭之學登於周孔 同歸與道大適無庸悅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鄭堂復撰此書匪騎牆之見亦持平之論耳湯文 此語或石州所見為鄉堂未定之本歟咸豐甲寅夏五皇後南海伍裝曜謹 敏諸鉅公以史處當有傳放未及說若陸清獻從配孔庭史臣亦必有傳故亦未載亦見於慎至





